# 武林复仇记

序

北宋年间，由于前朝儿皇帝石景塘为了当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卖给辽国，导致

以步兵为主大宋无险可守，辽国可以时常挥兵南下抢略，将白花花楼阁村镇焚成

废墟，好好自由百姓也掠走为奴，边境百姓苦不堪。

为此，宋朝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也经常挥兵北上。两国战祸连连，但由于宋

朝缺少马匹，在战场很难在野战中战胜辽国骑兵屡战屡败。

自宋真宗战败签上『檀渊盟约』后，宋朝鲜有人再敢北上，只能以被动防守，

幸好此时朝中有杨家一众猛将守得边境一时安定。

两国积怨堪久，上至朝堂下至黎民百姓对辽国无不痛恨入骨。民间见到朝庭

如此不争气，除了痛心疾首外，更多的就是自我还击。武林中时常有一些高手自

行组队到辽国中刺杀边将大官，进行自己一个人的抗辽大业。

一时间，刺辽大队越演越烈达到一支数百人队伍，辽国大将官员遇刺身亡的

人数大增，搞得人心煌煌，人人自危。

一些进行曲线救国汉族人士，也纷纷弃官而走，让辽国朝庭十分被动。

为此，萧太后请出辽国第一高手耶律胜，率领辽国武林高手异士与中原武林

展开对决。虽然中原高手武艺高强，但毕竟是打客场人生地不熟。辽国武林占尽

天时，地利，打得刺辽大队节节败退，无数武林精英战死或被擒开走失。

由于刺辽大队只是平民组成，缺乏军队团结精神。几次挫拆后，开小差的，

逃跑的，投降的……很快一支庞大队伍，也只剩下二三十个重义气的人士。

在弹尽粮绝走投无路之际，领队的青年侠士江湖人称『一剑擎天』的儒门高

手赵说（读『悦』）只身向耶律胜挑战，条件若是他胜，放过余人一条生路。

当时赵说习得儒门近百年来都没人练成的上乘剑法『六凡灭剑』，在中原武

林高手中能排到前十，众人对他此战非常看好。耶律胜乃武痴，能见识中原三教

中儒教的绝世剑招，心痒的他马上接受了挑战，地点定位国师府，只准他一人来

应战。

那一战无人知道结果如何，只知道在他刚离开队伍的时候，辽国兵马就从四

面八方杀出，对余下武林人士进行围剿，只有三人逃出。

三人逃出后，原以为是辽国人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赵说这一赴约，定是凶

多吉少了。然而，几个月后却有人传回赵说做了国师府的上门女婿，还被辽国封

了一个大官，还改了辽姓。

一时间，整个武林都在愤怒了，赵说他做了汉奸，他出卖了队友出卖祖宗，

苟且偷生……

赵说真的做汉奸？逃出来的三位武林人士打死也不相信，他们了解赵说为人，

他们力挺赵说，为此他们再次入辽国，由于有了上次经验，他们乔装成辽民四处

打探消息。

但是他们很失望，因为所得消息五花八门，有人说那个中原高手被国师当场

打死在门上……有的说赵说打了几招就扣头认输……有的说赵说打了几招就跑了

……

众说纷云，却没有人肯定赵说是否真的做汉奸，生死也不明……

＊＊＊＊＊＊＊＊＊＊＊＊

第一章 怒发冲冠

江南一处人烟稀少的山林中，有一座小庄园坐落其中，庄园很小，只有几间

小房子，能在这荒山野岭居住的人定是身手不凡的武林隐士。

而此时庄园里，只见有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正躲在一间房外往里偷看，只听

见房子间传出阵阵女子淫荡的叫声：「啊……好师伯祖，好丈夫，你……你插的

侄儿……雪华的不行了！……快……快……要来了……要丢……啊……」

从窗户缝隙里可见里面有一对男女正在疯狂地交欢，那女子是一位二十五六

的妇人，长得罕世难见容颜，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用在她身上也难容十分之

一。

此刻，她跪在床上跷着那能天下男人发狂的俏臀承受背后男人肉棒的冲击。

而那男人却是满头白发，脸上皱纹如枯木，双目间流露出贪婪的淫光，竟是一位

年近古稀老人。

绝色美女配上行将就木老头，再听他们之间关系绝不平常，他们竟乱伦苟合。

老头虽老脸上皱纹虽多，但是让人惊奇的是，他身体却强壮无比，浑身全是

结实的肌肉，胯下雄伟的肉棒更让天下无数青年惭愧不已，那粗长简直有点骇人

听间，竟有九寸多长，三寸多粗，在美妇人诱人的小穴插进也只是三分之二，还

有三分之一裸露在外。

抽插间把小穴里粉红嫩肉和大小阴唇拉出，然后又整根猛塞进去，把整个小

穴撑得满似撑破般。

那妇人在如此巨大肉棒抽插毫无不适之感，而是快感高潮不断，俏臀不停向

后耸动迎合，「噢……受不了了……好厉害……好舒服……太棒了……噢……哦

……」

看着绝色少妇陶醉的表情，听着她歇斯底里的浪叫声，还有小穴中传出来的

阵阵「噗吱、噗吱」声，老淫贼志得意满了，他心里涌出一股子征服的快感。男

人，就要让杵下的女人快乐。现在，就要彻底的征服这个小淫妇！

他俯身下去，单手探到妇人胸前捏着发紫发硬珍珠，粗鲁又不失温柔的搓揉；

另一只手则滑下雪臀，用一个指头开始抠挖她的菊花门。三管齐下，真是飘飘欲

仙，死去活来！

老头疯狂地向妇人进攻着，令她感到玉穴里是连连不断的快感，三种感觉齐

来，她还来不及沉浸于适才的极度高潮中，欲火却又被再度挑起，被这样淫荡的

奸淫，妇人只能痛快而无保留地发出一声声「噢噢」的浪叫，盼望高潮降临的玉

穴不由自主地溢流出大量津液。

而房里两人激情欢快，房外哪少年却是看满目怒火，胯下肉棒硬如铁棍，肿

痛难忍受越来越大。『丝丝』作响竟然把丝稠裤子顶穿，红肿的肉棒裸露在空气，

竟有八寸多长硕大无比，较之房里那老头差不了多少。

少年一把抓着肉枯开始套弄，一边死盯着房里两人。心中恨火滔天：「臭老

道，你这样奸淫的我娘亲，要不是现在打不过你，我赵恨天迟早要把你碎尸万段

了。」

原来此间主人，正是赵说的遗孀道教弃徒『碧波仙子』月雪华。十年前赵说

组队刺辽大败，还落一个生死不明，投敌做汉奸罪名，虽然赵说三位好友力挺深

入漠北调查，查不到直接证据证明赵说投降，但是讲求『天地君亲师』的儒门，

岂容此等投降变节之人在教中。儒门中五位德高望重大儒者一致决定，将赵说踢

出儒门。

那时月雪华带着刚满月幼儿在江儒门中本是受白眼，现在儒教又不问青红皂

白将夫君踢出门去，如此一来投敌的污名就更加坐实了，昭雪平反更是难上加难。

当时她就当场丧失了理智，出手狂攻儒教五大儒者。

然而五大儒者能身居高位，武功修为自是高深莫测。虽不是绝顶，但五人联

手出击纵是当世天下第一高手，也要饮恨吞败。

月雪华虽年轻一辈的高手，但面对五大儒者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甚至

她连是谁出的招，出哪一招都没看到就被击晕在地。

醒过来发现他已经在闺中密友家中，忆起来婚前与赵说与快意江湖，人人都

道金童玉女，是多么羡煞旁人，过往种种甜蜜日子。但现在却是天人相隔。

她不甘心，不相信，夫君一定没投敌，一定没有死，或许正在某处受难，他

正等着人去救他。一咬银牙，她要去找他，找到他，还他一个清白。她留书一封

带着儿子，悄然离开。自己不能留在密友家里，一个污名之人只会连累她。

但是不幸才刚刚开始，五大儒者某一位虽然只是击晕她没下杀手。但讲求礼

仪辈份不可越的儒教来说，此举已是大逆不道，这一击隔空击在月雪华气海上，

将气海穴击破，刚开始没什么，可一旦运功内功消耗流失掉，却永远无法修炼不

回来，一旦内功耗尽就形同废人无异。

在日后运功得知自身状况后，本要去漠北的她如受重击，伤心欲绝下竟生自

尽之念，然而就在她欲动手前一刻，竟听到儿子哇哇哭声。

她的心都碎了，她抱着儿子一边喂奶一边痛哭。心想她不能就这样死了，就

算夫君死了，自己也帮他洗冤昭雪。自己不行，还有儿子，我要带他去投学明师，

一定要培养成绝世高手，远走辽国寻父雪冤。

从此她为儿改名：恨天。恨天不公，恨地不平，恨世态炎凉，恨人心多变…

…

为了让儿子学得好武功，投得名师，她带着儿子三年间走遍中原大地，寻遍

了各大名门大派，黑白两道上的名人隐士。

起先他们一见自己儿子都大赞武骨非凡是练武上乘之材，但一听到是赵说之

后，个个脸色大变将她母子两人扫地出门。

受尽白眼，受尽屈辱的她仍不放弃。她这种行为感动了她的一位同门，告诉

其实还有一位怪人能求。

那人正是三教怪人之一道教怪人『逍遥子』，当代道教掌教的师弟，上代掌

教的儿子，自己的师伯祖。当年自己的大婚时曾有一面之缘。据说他生性好色，

年轻时屡屡犯下色戒，还做过采花贼勾当。在江湖上有不少侠女失节在他棒下，

为江湖武林人士所恨，却因他武功高强无人敢惹，哪些被戴绿帽子的人也只忍气

吐声。

后来他太狂妄过头了，竟采本朝太宗的女儿楚国大公主的花，让皇室颜面有

损，被下令追杀。虽然他与掌教仍过命之交，但道教为免去连累将他踢出门去，

武林中哪些被他戴绿帽子趁机落井下石，千里追杀仍被他逃掉。

此后在江湖中消失在三十载，高宗过世后他才敢在江湖露脸，时常还回道教

和掌教聚旧。

当时听闻此人时，月雪华心中狂喜，所谓三教怪人乃四十年前，三教同时出

现三名视世间礼法如粪土，蔑视礼教的怪人，他们专喜欢做哪些所谓有违礼教大

防之，追求人类个性自由。

曾经一度被三教斥为败类，但他们每人皆武学天赋极高之人，三教各种镇教

神功，他们无一不精，一些人礼教大家也只能对着他们干瞪眼。恨天若求得三教

怪人之一为师，学艺归成之时为父报仇雪冤不在说下。

当下追问同门他的往址。同门有些吱唔：你要小心啊，听说他非常好色的，

尤其是师妹这般国色天香。月雪华却不以为然：「师伯祖按年龄来说都有八十多

岁，你认为一个行将就木老头，还有能力吗？」

见她如此，同门也只有叹一口声，告诉她自己曾经一偶然机会听闻掌教提及

他所在。逍遥子此刻正在江南余杭一处叫『白云观』道观挂单。

月雪华告别同门后，马不停蹄来到余杭『白云观』找到逍遥子，逍遥子听完

她的来意，色迷迷地望着她：「你愿意付出一切？」

月雪华坚定地说：「愿意。」

逍遥子呵呵地笑一声，带她来到一间房里，当场就奸淫了她。

事后月雪华悲愤欲绝，愤而出手攻击逍遥子，却意外中发现，自己的气海中

真气不再发生泄漏现象，内功修为更胜从前。

逍遥子看着吃惊的她，得意洋洋地道出自己刚才在交欢中已经用『道教双修

之法』修复她的气海穴，同时也输进一道真气给她，助她恢复元功。另外自己身

上还习得道教十多余项顶峰武功，如果你不想你儿子拜师学艺的话，就自行离去

吧，修复气海助你恢复元功，就当长辈给晚辈的见面礼吧。

「离开？」月雪华不禁心中自问：自己这三年血汗付出，望见成功就如放弃

吗？夫君的大仇？儿子的将来？怎么办？难道要他一生背负着汉奸之子污名过一

生？

不行，自己都已经失身于他，对夫君失节了，再给他玩弄又何妨？只要我儿

能成大器，这副皮襄不要也罢。

月雪华几考虑答应了他，逍遥子大喜当场又再次奸淫她一次，这一次月雪华

有了觉悟，完全放开心怀，在逍遥子高超挑情和淫技，将她插得高潮不断，一浪

接一浪几乎让她窒息过去，这几年闺房寂寞和屈辱尽得到渲泄，最后在极度快乐

晕死过去……

逍遥子也没有食言，把她母子安顿在一处世外桃林庄园后，就根据其体质特

性传授赵恨天道教顶峰绝学：九阳神功。

鉴于赵恨天年纪尚幼，逍遥子大费元功施展道教中禁术，帮他洗髓易经，拔

苗助长，让他生长速度比平常孩童快了近两倍，才十岁已经长得十六岁般大了。

得逍遥子之助，赵恨天年纪轻轻已能挤身江湖一流高手中。

月雪华见儿子有此成就也大为欣慰，对逍遥子也不像以前那般虚情假意，多

几分感激。

为了日后儿子踏上辽国做准备，她一边教儿子四书五经和道教大义外，还教

他辽国语言风土人情，为日后以防不测。但她料不到的是，由于儿子身体发育过

快，再上逍遥子有意没意地教他色情勾当，造成赵恨天小小年轻却是时常性欲高

涨。

四书五经教条让赵恨天明白做人道理，却让他十分痛恨母亲，因为她天天教

这样不对，哪样不对，自己满身污秽。

赵恨天在心痛骂母亲：贱人荡妇，我恨你。但内心却对母亲的肉体充满无限

依恋。

此刻他望着房中两人又在不停变换姿态，丑态百出，胯下肉棒更肿痛难忍，

一边套弄一边在心中幻想扑在母亲的身上的人是自己，越套越爽。

正当他套弄得很爽之际，忽然，有一只纤纤玉手从身后拍在他肩膀上。赵恨

天转身回首，只见身后有一位美如天仙的女子正巧情含笑地望着他。

赵恨天一眼认出她是月雪华贴身丫环：翠萍。她是月雪华一次出外购物，看

到她正在街上卖身葬父，被一无赖调戏，月雪华出手解救了她，同时帮她安葬了

父亲，翠萍是外乡人，父亲死后在此举目无亲，乞求月雪华收留她为奴为婢也行，

月雪华见她可怜就收为贴身丫环。

赵恨天正欲火难消，偷看春宫手淫被发现，俊脸通红恼羞成怒低喝：「臭丫

环，拉着我干什么，快快放手。」同时急甩的翠萍的玉手，

不料这一动作竟弄出不小的声响。房内的月雪华惊道：「外面有人？」吓得

外面两人大气不敢喘。

逍遥子却嘿嘿笑道：「可能是大风的作怪，吹倒什么。怕什么？天儿现在还

在外面修练内功，没过一两个时辰难以收功。」他早就知道有人偷看，而且还知

道是谁，但是这样他更刺激，发狠地下功夫让月雪华淫态毕露，让她亲儿子看到

母亲淫态。

「没被发现……」赵恨天俩人听房里淫声继响起，俩人大舒一口气。翠萍一

把拉着赵恨天，不容他反对向外走，来到一处小树林中那棵独树成林的大榕树下。

「够了。这里离开家够远。」

赵恨天发恨地甩翠萍怒道，「你这贱丫头又要为护淫妇吗？」

翠萍说道：「少爷，你不能这样说夫人，她是你娘亲……」

「啪」赵恨天甩她一个耳光，「我没这样娘亲。」

翠萍脸上立时肿起五条指痕，不怒反笑：「你呢？天天偷看夫人敦伦，把自

己亲生娘亲幻想，你也好到不哪去。」

「你……」赵恨天五观扭曲异常难看可怕，翠萍从来没想到一个人表情变化

到这种地步，可见他已经怒到极点，惊道：「少爷，你……怎么……？」

赵恨天并没有想像中那样暴走，反而一把捂着自己脸坐在地上痛哭起来：

「我也是禽兽，天天想着奸淫娘亲，读了这么多圣贤书，往为圣贤弟子。娘亲是

荡妇，儿子是禽兽……呜呜！」

翠萍见到赵恨天哭，也慌得手忙脚乱，俯身将抱着：「少爷，别哭了。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以前夫人常说你小，有些事不能告诉你，现在看来我不得不

说了。」

于是，翠萍便将她月雪华哪里听来，带儿四访名师的事说出来。赵恨天听完：

「娘亲只跟我说过，我长大后要为父报仇雪恨，洗冤昭雪。从没跟我说过这些啊？」

翠萍抽泣道：「有哪个女子愿意让儿子知道自己身受这大屈辱啊，她做的一

切都是为了你。不让你知道，是怕跟那淫道反目，学不到上乘武学。」

赵恨天说道：「我现在的已经把他的武功学得差不多了，有能力为父报仇，

我们跟淫道断交……」

翠萍笑说：「少爷还小，一个十岁小孩懂什么？那老道的武功绝不至这点，

你要把他所有武功都学到手才行，不然辜负了夫人的牺牲了。」

「我不小了……」赵恨天挣扎起来挺胸，展示自己的身材，不想胯下坚硬如

铁的肉棒，甩动间一下子打到翠萍脸上。

「真的不小了。」翠萍捂着脸笑说。

「对不起，没打痛你吧！」赵恨天脸上一阵歉意，忙说对不起。

翠萍娇笑地推开他：「臭小子，离开我远点。」

赵恨天见她满身媚态，心中欲火再次高涨，蹲下身来说道：「好姐姐，帮我

弄软它好吗？它涨得好痛啊，就这一次……」

「臭小子，姐怕你了，就一次啊！下次姐姐可没空帮你了。」翠萍在他百般

乞求答应他一次，脱下他的裤子，八寸多粗巨棒全部裸在空气，硕大无伦龟头马

眼上流出一丝液体。

翠萍看着全身一阵火热，双脚竟有丝丝湿，暗骂自己淫荡，小嘴一张，直接

就把赵恨天的龟头给吞在口中，牙齿轻轻摩擦着冠状沟，小香舌也在马眼上舔弄

起来。

赵恨天感觉自己的龟头被含在翠萍的小口中，巨大的龟头几乎塞满了翠萍整

个口腔，小香舌灵巧地拨舔着，非常舒畅，快感一波波袭来，也就不再肿痛，任

翠萍微微吞吐着肉棒。

舒服感一阵接一阵，爽得差点射了。忽然想起翠萍是不是也给那淫道含过，

急问：「姐姐，你有没有给淫道含过。」

在他胯下吞吐翠萍听闻此一问，忆起两年自己十六岁那时，偷看夫人与逍遥

子行房时，被发现在逍遥子温柔地开苞后，被他调教的种种幕幕，脸上一通红，

吐出赵恨天的肉棒：「臭小子，别该问的别问，否则姐姐不帮你吹了。」

赵恨天心哪个恨啊，怒啊！为什么这淫道老是抢自己的东西。

只听闻他一怒喝：「你也是个淫妇，这样喜欢被人插吗？为什么要给那老淫

道插，我也行啊。」

愤怒的他粗鲁地将翠萍推倒在地上，在她未反应过来时，撕裂扯下她的裤子

和亵裤，把上衣推到胸口，雪白的小腹和神秘三角地带毫无保留地展现他的眼前。

根据记忆硕头龟头顶在小穴上滑动几下，找到湿滑的入口，全根插进去，小穴如

小鞋穿进一只巨脚般撑得满满的，没有一丝缝隙。

一丝疼痛让翠萍回过神，惊叫：「少爷，你才十岁不能这样的，快抽出来。」

赵恨天只觉自己进入一极度夹窄湿滑温暖之地，幼嫩的肉壁死死夹着肉棒不

停蠕动摩擦，那感觉是绝对无法想像得出来，爽得他凭着本能开始大抽大插，一

时插得淫水飞溅，那肯听翠萍的话停下来。

一语不发，用实际行动来告诉她不行，肉棒整根抽出再尽根插入，下下直抵

子宫深处，动作狂野的近乎粗暴，一时间肉体碰撞的拍拍声和翠萍的呻吟声响彻

林间……

第二章：为红颜

回到庄园后山的一间小木屋里，赵恨天爬上屋前的一棵大树上，望着渐渐西沉的太阳，想刚才翠萍在胯下淫态，心里一阵痛快，自己总算是个男人了。但随即想起娘亲也同一时间在老淫道胯下承欢，一股说不出难受抑在心头。回身望向小屋，这是那老淫道自己练功之所，说什么道教功夫行功讲求清静，不能有太多喧闹，就把自己支来这里。不过，是你臭淫道找借口玩拿娘亲俩主婢罢了。

赵恨天想到这里怒火中烧，一掌怒拍树身上，身负的九阳真气爆发，一股赤红火焰自掌心燃起侵入大树中。参天大树树叶开始发黄，树干干枯，一股浓烟自树身涌出，整棵大树烧起熊熊大火。‘轰隆’一声烈焰烧掉树身，大树断成数段跌落地面。

赵恨天吐气吞纳施展轻功安然落地，甫到地就听到旁边有一女子叫道：“很好，天儿，你的九阳神功已经练到第七阳境界。”九阳神功共分九层，每一层阳为称，如一阳，二阳，三阳……赵恨天以十岁之龄就能达到七阳之境，逍遥子显然没在他身少下功夫。“娘亲。”赵恨天不用回身听声音便知道来者是其母回身行礼，行礼间偷偷抬头，见她衣穿端庄优雅，浑身散发出一股高贵不可侵气息，与先前在回房的淫态简直是天壤之别。

“你真会装。”赵恨天心里暗骂，但一想到她为了自己，双眼一股酸麻感，“是娘亲教导有方，娘亲为孩儿的付出，孩儿一定粉身碎骨也要报答。”月雪华听得此言，忆往昔种种付出，今日换得儿子一声谢谢，什么都值了，过去拉儿子的手忍不住咽泣：“天儿，说这些干什么，你只要好好学艺能为父报仇雪耻，就是对你娘亲最好报答。”“孩儿，一定不负母亲所望。”

俩母子拉一段家常后，月雪华就开始教赵恨天读四书五经。当她说到男女之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授授不亲时。赵恨天没来由一痛，想起自己对面是出轧背夫的淫荡女子，要她说解这些的，真是讽刺。另外她的心会是怎样，她会难受吗？她强作欢颜教自己处身立世的道理，真是为难她。赵恨天说道：“娘亲，这些我已经会了，你教别的吧。”

月雪华咬牙说道：“不能，孩儿已经长大了。娘亲要你明白什么贞洁，什么不节，礼教大防。以后不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要行差踏错……”赵恨天说：“娘……”这晚是赵恨天最难上的一堂课，比起以前边听边骂娘亲淫荡还要难受，然而听者，讲者更加难忍，短短的一个时辰，恍若像过数年般，随沙漏的沙子全漏尽授艺时间已尽，月雪华像虚脱一般坐椅子，赵恨天忙倒一杯荼给她。

月雪华含泪推开：“天儿，娘亲没事了，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说完独自一人走了，屋子里又剩下赵恨天一人，他呆呆地躺在床上，双目中泪水不停向下流：“娘亲，是孩儿对不起，你这样为孩儿付出，孩儿还幻想着奸淫你，我不是人。”

“啪，啪……”赵恨天抽了自己数个耳光，疼痛让他清醒。忽想起自己不能再在这里等了，现在自己的武功也学业有成，为了让娘亲脱离苦海，立刻北上报仇：“耶律胜，儒教大家，我们母子的不幸全是你们害的，我绝不能让你们好过？我要报仇了。”

赵恨天收拾一下行李后，来到庄园娘亲的房间前，想偷偷看娘亲一眼，好安心离开。然而刚走近房子就听闻里面传出来的阵阵淫叫声：师伯祖………………啊……好深……别这么用力……会累着你的……”逍遥子的淫笑响起：“老夫久练双修大法越干越有劲。今天，白天才做过一次，你这淫妇怎么快就要了。”月雪华娇哼：“还不是你这老怪物……害的……叫人教天儿什么贞节……贞操礼教大防……好刺激啊……”

“嘿嘿……雪华徒孙怎个刺激法……”逍遥子边插边追问。只听得月雪华嗲声嗲气：“讨厌的老鬼……人家按你说的……边讲边想起我和你在一起的欢爱……人家都湿了好几次了……都按你说的做了……你要再教天儿几项神功啊……”

房外，赵恨天听到这里如遭雷击，绝不敢相信当前听到的是真的？他悄悄地来到窗外，房内烛影照出两个紧紧拥抱一起的身影，从其影姿势不难看出，两人正在做着男欢女爱之事。

赵恨天心在滴血，用轻含食指沾上口水，朝窗纸上轻揉数几下，熟练地捅破，入眼竟是让他吐血一幕：月雪华那雪白无瑕的裸体正背坐在逍遥子怀内，不停扭动屁股吞吐那根骇人的巨棒。

更可恨的是月雪华双脚大张，正是对窗户，两人性器交合，那双雪白乳房晃出阵阵波光乳浪，加上那诱人犯罪的呻吟声，一丝不漏全入儿子眼中，好像是故意给他看的一般。

在如此春意美景面前，赵恨天胯间肉棒不争气地坚了起来，他不由为之一愕，自己就真的如此禽兽吗？喜欢母亲被人所辱，不是的！

一咬舌尖，痛处让得知眼前并非作梦，一行泪水自眼角流下，悄悄然后退，生怕发生声响惊动房内两人，生怕难堪，其实以逍遥子一身玄功修为，在他接近房间之时就已察觉了，但不知打着什么企图，而没揭穿。

赵恨天走出家门几里后，确定没人啊，仰天一声怒吼，发力狂奔，他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淫荡的母亲，什么为了自己，全是骗人的，骗人的……

在无尽怒火驱使丧失理智狂奔，激发体内九阳真气运行，七大奇穴源源不绝提供九阳真气，越积越多不断冲击九阳神功第八个奇穴。一股如遭烈焰焚身的极痛传到脑袋，赵恨天忍不住痛哼不止，非常希望什么东西来浇息它，唯有更加用力狂奔找水，在跑出将百多里时体内七阳真气达到临界点，不吐不发。赵恨天一声长啸，真气冲破第八奇穴，达到九阳神功八阳之境，这次无意狂奔，竟让他成为自九阳神功创功以来，第一个以十岁之龄练八阳的人，他却没时间来享受喜悦，真气大量消耗破穴中，整个人虚脱一般倒在地上昏昏大睡。

清晨，露水滴落在赵恨天脸上，微微的凉感让他从睡眠中醒来，睁开眼一看，发现自己跑到一个荒山之中，四下荒无人烟不由一阵害怕，好想回到家躲在母亲怀抱里，昨晚的事可能母亲为了取悦老淫道，好让他多教自己武功罢。想到这里他站起来就回家去，但想起回去还不是要看着心爱的娘亲被老道淫乐。不行，我不能再让母亲这亲被玩弄，杀掉老淫道，别说连鸡都没杀过他，是否有勇气去杀人，就凭自己的武功绝对不打过的，如今之计，唯有把仇报了，娘亲就不用受辱了。

拿定主意，赵恨天拿身后的小包袱里拿出一张地图来，这地图是两年逍遥子花重金从商人手买来的，上面画满辽国大小几条要道，是月雪华为了日后赵恨天进入辽国后，不要重蹈刺辽大队不认得路的问题，报完仇后能安然脱身。赵恨天在图看一遍，发现此图只是记载边境和辽国线路，在江南处用不着，看来自己还是先去到边境再说。

功成八阳境界的赵恨天认准北方，再次发足气奔，真气流畅近乎源源不绝一日下来竟跑两多百里，虽然速度快得惊人，但却又错过落脚休息的地方，再一次露宿舍荒山。就这样几天下来，他跑到了长江渡头，由于出门时他带的钱不多，再加上初次入世的菜鸟被路上的那些奸商坑害，待渡过长江后，就发现身上已经没几个钱了。

望着街边小挡上的香喷喷热乎乎，赵恨天的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很想上前抢几个吃，凭自己武功他们打不过自己的，胡思乱想地走着，突然听到旁边有位说书先生在说书，讲的是本朝江湖中五鼠的故事，内容讲到那锦毛鼠白玉堂来到开封府，遇着身上没钱，于是寻思晚上到富家中盗钱，只听这说书说天花乱坠，惹得听众连连博好，不少人掏钱打赏。

听到这个故事，赵恨天心思自己是不是效法江湖入室盗窃呢？但自幼深受的儒家思想很快让他否认这个想法；“娘亲教过我要做顶天立地男子汉子，怎能因为眼小困而去做一个梁上君子，如此没有原则怎行？”抛开盗窃念后，在长江的过渡小镇上漫无目的地乱走，不知不觉便出了镇，来到镇外的大道上，看到路边有一间荼馆，肚子实在太饿了，终是忍不住往荼馆走去。

第三章：恶徒惩凶

前言：前面一张版主说我字数太少了，没办法，这章只好码多点字了！另外这是小弟的第一次本站发表作品，写作方面实在不如人意，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好让我知其不足，作出改正。你们实在不想打字，就送个心给我吧，不要让我觉得这么多看，却没认同之感，这对我的动力甚是打击！

今日，荼馆的生意似是很好，外面停数辆豪华的大马车，还有几辆马车装满行李，周围有几个配刀的彪形大汉在守卫。

赵恨天看到一辆马车插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中原镖局’心思：“这就是娘亲常说的江湖镖局？”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想好好了解一下。

守卫的几名大汉见到有一个衣服破坏小子，眼定定地望着马车，以为是小偷贼子上前叫喝：“哪来的贼子，滚开，也不看这是‘中原镖局’的镖物，也敢不打主意。”

赵恨天怒道：“我不是贼，我是吃饭的。”镖师不耐烦喝道：“看你这穷样子，吃得饭？乞丐还差不多。”赵恨天年小受不得人轻视：“以貌取人，非君子行为。”

赵恨天挺直傲骨走进荼馆里，甫进入发现已经坐满了，窄小的荼馆只有十余张桌子，此刻上面坐满了彪形大汉，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馒头荼点。只见大他们身穿同一服色衣服，想是‘中原镖局’的镖师和趟子手。

在荼馆里最好的位置坐着两男一女，年纪较长的两位中年男女应是一对夫妇，男的留着小胡子，一头霜白的银发，脸上写满了风霜，举指投足都流露一股威严。他的妻子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妇人，十分美丽！穿着一身朴素劲衣，腰挂长剑，是一位用剑高手。

他们旁边坐着一位妙龄少女，只见她面容清秀优美，有着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以夫妇两人长得十分相似，想来他们一家人，而且也是‘中原镖局’顶层领导人。

镖师们见到赵恨天走进来，个个神情紧张全神戒备，有甚者更把手放下桌下的刀柄上。

掌柜见情况有点不对，忙上前喝道：“那来小乞丐，给你几个包子快走！”掌柜见赵恨天衣着破烂，想是哪里跑来的乞丐，就把几个馒头塞到他手中，催他赶快离开，生怕这些江湖人士在自己的小荼馆里闹出事来。

赵恨天推开掌柜的手，说道：“我不是乞丐，我是一个读书人，君子不吃嗟来之食，我是来买些馒头吃的。”

掌柜呵呵一笑：“你是来买馒头的。”

“是……”赵恨天受不了别人看不起目光，马上掏钱出来，可是掏出来的却是不够。

掌柜笑说：“呵呵，还是拿着吧，自‘檀渊盟约’以来这十余年都没战争，国泰民安这些小钱还是有的。”

“我不要，我乃读圣贤书之人，岂能为五斗米拆腰……”赵恨天脸上直发烫急步要离开这个让他难堪之地。

却闻身后响起一阵银铃般笑声：“娘亲，那个小乞丐很傻啊……”妇人没有回答，只是斥呵了女儿一声：“不得无礼！”

赵恨天一阵恼怒，回身循声望去，原来是那妙龄少女，叫道：“我不乞丐。”

少女轻笑，脸上露出一个小酒窝，十分可爱：“你穿得这么破烂，不是乞丐是什么？”

“穿得破烂就一定乞丐？”赵恨天怒道，“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天生我材必有用，相信不久的将来我终会出人头地的。”

“有志气。”少女还想说什么，却被她母亲阻住，“掌柜，这位小哥的账进我们账上。”

“什么？”赵恨天不怎明白，掌柜在旁边说道：“小子，你遇到贵人了。”

赵恨天见那妇人长相美丽，面容慈祥和蔼，心生好感想：“我不需要……”

那妇人笑说：“小哥，难得你有一身志气，我这钱不是给你的，是借你的，日后你出人头地再还给我也不迟。”

赵恨天想下再听到肚子咕咕作响：“好吧，我是借你的，日后我一定会还，现在就立下字据吧！对了，还没请教夫人高姓大名。”

“砰。”那妇人欲回答，茶馆木门突然破碎爆裂，两扇木板门受此巨力如出腔炮弹般射向她处而去。

夫妇两人大吃一惊，两掌齐出，在一声巨大的响声中，木门爆成数不清的木屑，虽及时挡下，虎口间却是隐隐作痛，暗惊来人功力超强。

“哈哈，小乞丐，连大名鼎鼎的‘中原镖局’的总镖头赵天豪贤伉俪也不认识，你也枉为江南人？”一把洪亮的声音从门外传出来，内含混厚内劲，声若洪钟震得茶馆内功力低微耳膜发痛、头晕目弦。

赵天豪几人暗自心惊：“好深厚的内力，咦？那小子竟然没事的……”场中他们纵目所见都是来人音波震伤样子，然那小乞丐却毫发无损，这小子来历不明，且身负不弱内功修为，究竟是敌是友？

赵恨天丝毫不觉他已经被人怀疑了，看着周围的人痛苦样子，奇道：“赵天豪，姓赵的啊，与我同宗啊！咦？你们怎么了？”

“哈哈，好小子，年纪轻轻已如此内功修为，难得！难得！。”周围的人还没有回答，门外走进一位身材槐梧的男子，只见他穿麻衣粗布，一副农夫的打扮，只是他背负长刀让人不敢将他当成农民看等。

不过，让人不把他当普通人看待的是，他手中拉一根长铁琏，铁琏的一头正绑在一个如花似玉且穿着妖艳的少女项间，宛如畜生般被主人拖行，她秀丽绝色脸孔满是麻木的表情，似乎这一切她都已经习惯了。

赵氏夫女一见此女神色大变，双眼欲喷火：“司马萍（萍儿）！”

来人哈哈大笑：“哈哈……赵大侠，原来认得她，这就好办了！”

赵天豪尚没开口，他夫人吴天心抢先怒道：“雷狂徒，别给我装蒜了！她就是惨死在你刀下，我夫君结义兄弟司马云翼的独生女儿，你敢如此侮辱她，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他就是狂刀，雷狂徒！”“两年前与赵镖头在一线水间决斗，不分胜负的刀客？”“听说他为人凶残好色……”吴天心话甫落，荼馆响起一片刀剑出鞘之声，镖师们纷纷围上前来，神情紧张，如临大敌！

赵恨天听着周围的镖师议论，初涉江湖的他哪里听过‘狂刀’传闻，甚是不明：“雷问天是谁？”

雷问天有些不悦：‘你是哪门弟子，如此的没礼貌，你家长辈没教好你？”

“我家长辈？”赵恨天闻言想起自己放荡的母亲，被人误会成汉奸的父亲，种种不堪，种种在外人说道家丑，让他脸色胀红，一股怒火自腹间烧起：“往口，我不准说我家的长辈。”

雷问天在江南人可以说没人不晓，没人不知，是一位独行刀客，外号‘狂刀’，为人杰傲不逊、好名贪色，到处挑战武功高手，一身武林奇功‘纳真神决’，配上一手‘绝天刀式’，斩杀不少成名武林人士，连当年号称江南第一刀‘侠刀’蜀道行，也被他三刀斩杀在菜市口中。

一时间在江南武林惹下不少仇家，奈何他武功高强，下手狠辣。那些学艺未精，凭一时意气冲动找他报仇少年少侠，无一例外地被他杀害斩草除根，若果是女子，更是悲惨，通常都会被奸杀，恶行累累。

正道曾经多次想把他除去，但他所杀的人都是比武落败被杀，让正道少有借口来杀他。

在江南武林一带听闻雷问天名号，哪个不是对他恭恭敬敬的，生怕惹得他不快。赵恨天这样不敬，在他看来真是自寻死路，一声怒喝：“臭乞丐，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染房吗？老子一刀劈了你。”

“当”长刀出鞘，在空中划出一道至美弧芒削向赵恨天颈间。

赵恨天内功虽强，但对战经验实在太少了，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刀，竟不知如何是好。

眼看要毙命，幸好，此时赵天豪出剑架下这一刀，刀剑相交气劲迸射，吹得赵恨天皮肤阵阵发痛，急忙后撤出丈外。

赵天豪低喝：“雷狂徒，你也江湖成名已久人物，竟向一个小孩动手，传出去不怕拆你‘狂刀’名号。”

雷问天一向爱惜名利，被赵天豪一说冷哼一声收刀回撤：“哼，看在赵大侠脸上饶你一命。”

赵恨天不过一黄口小儿，哪里经历过生死，刀一收当场腿软，跌坐在地上，喘着粗气，一阵后怕。

赵天豪见他撤下也是大松了一口气，雷问天的‘绝天刀势’，在二年前他为义弟司马云翼报仇，两人决战一线水间，亲身领教过的，霸道狠绝不留任何生机，当时自己把成名剑法‘七星齐照’剑法中绝招尽数施展，也拼得两败俱伤之势方让对方罢手。

今日若再对上，不论什么原因，光看他将义弟女儿如畜生对待，决战再开已是难免，只不知时隔两年他的刀法精进何种地步实难遇料，但总知此战将会漫长难过。

他柔声询问：“萍儿，我是你赵伯伯啊！认得我吗？”

“赵伯伯……”这一声得到回应，司马萍轻抬俏目，无神的目光望向前方，随即又垂下来，毫无生气的样子看到让人心酸。

“这两年你都去哪里？你不是留书说出外访求名师学艺？怎么会落入雷狂徒手中。”他深知雷狂徒污名，观司马萍模样，心知清白早失，只不知她受了何等奴役拆磨成当下活死人模样？

“这两年？这个小荡妇可在我这里食好往好。”雷问天淫笑说道，“老子天天用大棒来调教她，插得她淫声不继，好得很啊！”

“畜生你不得好死！萍儿。伯母等马上来救你。”吴天心已忍不往泪水长流，已明白司马萍心急为父报仇，不自量力地去找雷狂徒报仇了，结果技不如人反遭擒，江湖上杀人不过头点地，雷狂徒却如此作践女子，真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抽出兵刃欲上前救人，其女儿也不甘落后提剑紧跟，镖师们也排出战阵。

赵恨天大吃一惊，要开战了？我可是路人，不关我事，连忙从地上爬进桌子下面藏起来，刚挤进去就听到呼痛声，低头一眼，原来是掌柜趴在地发抖，嘴里吟着：“我的荼馆啊，我半辈子的心血就没有了。”

“节哀！”此掌柜先前对自己甚是和善，见此他十分同情，但却没办法，唯出言安慰一句。

雷问天横眉冷视，掼刀入地：“以多欺少，一起上吧，就让你们见识下什么虎入羊群。”

听着嚣张语言众镖师一阵骚动，赵燕龄娇喝道：“休得猖狂，今天就是你这恶徒饮恨之日。”

大战眼看一触即发，赵天豪却作异人举动，举手拦下众人：“不得轻举妄动！”

众人不明所以，但长久走镖经验，已在他们埋下总镖头绝对正确的心理，不自觉间都愤地退下去，在数丈围起来。

但他女儿赵燕龄率先忍不往：“爹爹！为什么要停手啊！大家一齐救回萍姐姐啊！”她的话得到很多镖师的点头认同。

赵天豪淡淡道：“远来是客，不妨听下他意欲图！”

“哈哈……还是赵大侠爽快。”雷问天两眼朝天，“我就直话直说，据闻赵镖头此次乃是护送名满江南秦淮大家素雅姑娘去辽国寻亲，我素闻素雅大家才貌绝色，故前来和她结露水夫妻之缘。”

此话一出，全场一阵哗然，尤一众镖师们，他们见过素雅姑娘姿色的，简直是惊为天人，看看雷问天的丑陋的样子，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赵燕龄没等众人开口，抢先道：“瘌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这丑八陋也配素姐姐，还是趁早回家上吊吧。”

“找死。”一向爱好面子雷问天岂容此小辈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言不逊。右手握刀，遥空虚劈，一道无匹刀气自刀身激射而出，破地成坑直袭向多嘴的赵燕龄。

身为的大小姐的赵燕龄在家养尊处优惯了，那见过如此历害武功，一时间吓得脸色发白不知所措。

逼命一瞬，一道湛蓝色剑气破空划来截下致命一击，两道劲力空中爆出一阵金属交击的巨响，恰恰救下她一命。

赵天豪脸色沉重：“真是无愧狂徒之名，你认为可能？”

雷问天晒道：“我知道平常不可能的，可不我这是有备而来的。小淫妇，过来。”一把将司马萍拉到跟前，“赵镖头，你看此女美艳绝伦，床上功夫更是被我调教得很棒！包你食髓知味。我用她来换素雅大家一夜风流，合则我可了个心愿，你亦可尝青春少女风味，大家都没亏。”

“放肆！你……”赵天豪饶他修养过人，也气得七窍冒烟，其他人更是骂声一片。

“不相信吗？”雷问自顾自说，“小淫妇，把你全身衣服给我脱了，我就在这里表演一场活春宫给你们看，绝对物超所值！”

“是。”司马萍应了一声，便着手开始脱起衣服来，伸手脱去腰带除下妖艳外衣，众人一阵愕然，司马萍的话已经够怪了，没想到司马萍还真的脱，一时间整个荼馆声息全无，静静望着司马萍把外衣、中衣脱去，只剩下肚兜和亵裤。

粉红的肚兜包裹着鼓涨涨的胸脯，一条细小的透明丝稠亵裤顽强地护住那一小块三角地带，隐隐可见一小撮乌黑，雪白丰腴的肉体欲露未露，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四周镖师裤档内的兄弟都忍不住抬起头来。

赤身裸体于一众男子前，司马萍面丝毫无没任何害羞的表情，仿佛这个肉身不属于她一般，继续依照雷问天说话脱去余下衣服。

“卟”的衣物落地的轻声，司马萍那对引以为傲的丰乳已从肚兜中脱颖而出，颤巍巍完全展露在众人面前，让人吃惊的是两个乳头竟吊着两铃铛，在她脱衣过程中‘当当’作响，竟有一种怪异淫麻之感。

最后的护住私处小穴的亵裤也被脱下扔在了一边，司马萍玉体完全裸露，那欺霜赛雪的肌肤，高耸挺拔的乳峰，纤细的腰肢，白嫩修长的玉腿，光滑平坦的小腹，萋萋的迷人三角地带，把在场所有男人都震住了。

“啊！畜生……我杀你！”吴天心惊叫一声，拔剑杀去，却被赵天豪拉回。

吴天心回首怒目而视：“放开，我要救萍儿。”

赵天豪牙齿咬勒勒作响：“你去，只会让萍儿死得更快，这狂徒看似轻拂，实则全身的刀意锁在萍儿身上，只要一出刀就可将萍儿斩于刀下，他是想羞辱我们。”

“萍儿！……”吴天心深知丈夫武功远胜于已，所说绝对不假，为了司马萍生命安全，只能含泪退下。

“历害吧！”雷问天得意地狞笑，上前抓着司马萍的铃铛摇响，“赵大侠，看到自己的姪女裸体很过瘾吧！”扯动铃铛，拉扯娇嫩粉线的乳头，司马萍脸色露出疼痛难忍受之色，发生阵阵呻吟声：“好痛……轻点，嗯……啊……”

‘啪’雷问天一记响亮耳光把司马萍脸上，“淫妇，谁准你叫痛的，给我叫爽……”

“是……是……好爽……”司马萍连忙低声说对不起，跟着发出阵阵连妓女自愧不如叫床声，但那声音中痛苦多过快乐。

“人渣！”藏在桌子的赵恨天愤恨地骂道，由于其母关系，他对这种强迫女子的人尤其痛恨，恨不得将雷问天一掌拍死，但摄于先前一刀之威，让他不敢妄动。

同样的愤恨也存在赵天豪一干镖师身上，但忌旦对方人质在手无从下手，更重要对方实力高强，一个随意动作，却是刀势天然，无械可击，妄动只怕会被其一刀反制其身。

雷问天见到赵天豪满脸青筋暴起，知其气得不轻，心下无比畅快，昔日一线水间重创之恨消解不少，但他目的并不止于此，他要亲手将赵天豪击杀方恨。

深知敌人武学修为高深，纵使这两年自己玄功大成，刀法大进，要杀死他，恐怕也要付出重创的代价。到时仇虽报了，但自己命不长了，在江南武林中，赵天豪有一个生死之交，与其并称南北剑豪，金剑无名倦收天！

其武学与赵天豪不相上下，更要命的是，此人做事却无赵天豪这般讲江湖道义，他做人原则便是：金剑出鞘，不问对错，不问愿由，只问生死！

论武功雷问天并不怕他，就怕他这种个性，自己杀敌负创，下场恐怕伤未复，已命丧金剑之下了，所以想轻伤杀赵天豪，就只能让赵天豪自行出错了，在其面前凌辱亡弟之女就最好办法，这也是他在司马萍报仇失败，没以往一样斩草除根。

当下他玩弄了一翻司马萍的乳房后，一只手提起其一条玉腿，呈直角展开，把粉红的小穴完全暴露在赵天豪面前，一边用手把弄翻开露出里面粉红嫩肉，一边嘿嘿笑道：“侠女的小穴的果然不同于一般村姑愚妇，我都操了快一年多都没变色，红嘟嘟甚是好看，你说是不。”

“不要脸。”身为良家女性赵燕龄母女望着此淫猥，羞怒异常不由别脸去，其他镖师感念其是镖局二当家之女，虽有淫念却不大愿看，不由别过头去。

赵天豪身为长者很想别过头，却知面对眼前强敌，一失神就失命，唯有紧紧盯着前方，心里如万千利刃刺心，无脸以对泉下兄弟，右手紧剑柄勒勒作响。

雷问天深知这等戏份还不够，竟当场脱下裤子，露出一根黑色巨棒，从司马萍身后就是恨恨插进去，不顾穴内干枯就开始长程抽插，把司马萍插痛苦万分，惨叫连连。

“往手……”赵天豪只感喉咙一甜，一股异味涌上，深知自己已被气得内息混乱，真气出了差错，伤及内脏了，忙暗地运气强压这口血，千万不能在雷问天面前出现半点差错，不然，后果不堪想像。

在众镖师的怒骂声，雷问天越操越快，听着少女惨叫声，虐待仇敌快感充满心头，已让他错过发现赵天豪不妥的危机：“小穴好紧啊！都操了几百次了，还是这么紧，司马云翼真是生了好女儿，早知当日就尝他痛快一刀，让好岳父痛快归西。省得他在我绝招‘气双流·贯天击·一斩风月’的刀伤痛足十四天归西了。”

听到司马云翼之名，惨叫连连的司马萍，双眼泪水长流，似是伤心不已，任其如何摧残，也不再发生任何声音。

“无声无气，操得一点不爽，来，我加点药。”雷问天气恼地在司马萍玉臀狂拍几巴掌，抽屁肉通红，抽出肉棒，不知在其上涂上何物，再重插进小穴，又是一翻抽插。

“啊……啊……好舒服……好美……快……快……动……动……啊……我要……好男人……好……个大鸡巴……用力……插我……插我的骚穴……好……好主人……痒啊……恩……恩……啊……”

似是药效发作，死寂的司马萍忍不住发生淫荡叫床声，小穴内也冒出大量玉液，在肉棒抽插下变成一片白色泡沫之状涂满棒身，淫荡万分。

雷问天笑道：“没错，就这样叫，真好听啊！叫多几声，叫大声点。”另一只手拉起司马萍另一条玉腿，如父母抱婴撒尿的‘逆抱站位’狠狠抽插，把小穴吞吐肉棒景象一表无遗给赵天豪观看。

赵天豪面如死色，视眼前一切为无物，就算司马萍给插到潮吹，急喷的尿水飞溅到身上无所动静，只是静静按着剑柄。

雷问天突如牙露风般，强忍说道：“赵大侠，你真能忍啊!可惜……我忍不住了……这小穴实在太紧了！啊……”快速急挺数次下，肉棒狠狠顶进司马萍子宫，双眼发白，似是一泄如柱。

就在此时，赵天豪动了，一道银白剑芒，乍地亮起，扫得全场人视线一黑，快若惊虻袭向雷问天。

“偷袭，赵大侠你太卑鄙了。”正在泄身中雷问天突露万分惊恐之色，但随即眼露诡色；“你终于中计了。”

就在此刻，一道诡异的刀芒从赵天豪侧身劈入，切肤割肉，在其腹间划出深可见骨刀伤，在吴天心母女和一众镖师惊叫声中，赵天豪飞跌回去，途中醒悟：“这是他绝天刀式中的‘一斩风月人不留’，以气御刀……”

第四章：拔剑相助

在江湖上镖局除了给镖主保运钱财物品外，在暗地里也进行着不为人知的洗黑钱行为！

古时一些金银上都铸有特定纹路，尤其是官银，抢劫略得之后，是很难在市面流通，一个不小心反引祸上身，罪连九族。

此时就需要镖局这种灰色行业，但凡在江湖名气势力的镖局都与大宋各大钱庄有着千丝万柳的关系，且精通各种烧铸工艺，能把官银之类重新回炉加工，抹去官银之类的纹路。

贪官劫匪等来路不明的金银，都是暗中交由镖局烧熔重铸，改头换目成为新钱再交由钱庄变成银票，从而成为白钱光明正大地流通。

在镖局一行中，干得最大的莫非‘中原镖局’，他们祖上三代跑镖走江湖，结下庞大无比的武林关系网，更与大宋三大钱庄中‘钱王’据说都有着姻亲关系，那些来路不明金银在到他们手中，都能很快洗白，虽然抽成很高，但胜在安全。

传说十多年前宋真宗率百万之师与南下辽国的大军决战澶渊，当时丞相寇准暗中贪下二十万两官银的军响，便是经由当代‘中原镖局’之主赵天豪洗白，一夜之间二十万两白银就成二十张一万面值银票。

如此快捷的效率，真如钱庄是他家开的般，因而江湖人送了一个外号给赵天豪:‘银票当家’，事后寇准更送上一把秘银打造的银剑，赐名‘玄解’，其意不可言语。

得此神兵赵天豪打败不少中原名剑之士，与江南的‘金剑无名’并称南北两大剑豪，鲜有一败。

但今天‘银票当家’将要面临出道二十多年最惨烈的一败，甚至今生最后一败！

长刀破空，划出一道至美至极孤芒，在赵天豪眼中不断放大，雷问天逼命杀招‘不留岁月任风歌’又至，一击得手，岂能给予对方翻生之机，斩草除根方是一劳永逸。

赵天豪瞳孔放大，连点数处要穴止血，虽是身中刀伤，奈何以气御刀能发挥力量比以力御刀弱上一半，虽劈破护身真气，造成的伤害却没有想像严重。

“不要过来，我要单打独斗。”赵天豪稍稳伤势，喝止欲上前助拳的一众镖师，誓要亲手将此恶徒毙于剑下方解恨，银剑破空，划出如星河点点，七星齐照名式‘星可无边’杀敌而去。

刀剑相击，两人互不相让，刀来剑往，一时间两连过数招，在众人眼中只觉两人过招不多，但耳里摧人心魄的兵刃交击声，却是一直响过不停，仿佛刀剑交击已数百下。

“好历害！”藏在桌子下的赵恨天眼中却是另一番景象，两人刀来剑往越来越快，式式上乘之招，最后快到像看不见了般，运足目力方能捕捉到两刀锋剑势的走向。

那雷问天刀势越舞越狂，越来越霸，式式皆是夺命之招如同狂风暴雨般杀向对方，丝毫不给对手喘息余地。

面对如此攻势，本以受创不轻的赵天豪渐显败象，剑招也渐感吃力，额头上冷汗直冒，呼吸越感困难。

“赵大侠，你老了。”雷问天见状得势不饶人，掼刀入地，双手平推，体内真气翻滚流动，形成一股庞大无形气流袭向周下，竟连赵天豪这等高手也迫得连连后退，正是雷问天独门奇功‘纳真神决’运至巅峰。

‘气双流·岁月弦歌乱风潮’，在奇功‘纳真神决’加持下刀招暴增一倍战力，在空中劈一股龙卷乱流，如恶蛟出海般怒袭敌人而去，欲将其绞杀成粉碎。

“爹爹（夫君）、（总镖头），危险啊！”观此恶招在场众人无不为赵天豪担心，就连躲在桌子下面的赵恨天也禁不住为这位侠士担忧：“好人要有好报啊！”

生死存亡间，赵天豪爆发生一股求生欲望，强行提升内元施展‘七星齐照’剑法中，最强一式‘七星聚顶’，七道色彩各异剑芒乍现而出，迎头击上咆哮的恶蛟，在一连串响过不停地刀剑交击中迸发出夺目光彩，看得在场众人心惊胆寒。

七道剑气冲破刀龙，破开必杀之招，刀芒剑气惊爆方圆，将脆弱的荼馆摧残得满目苍夷，看得藏桌子下的掌柜泪水连连，暗恨自己前世是否恶行太多，招此恶报。

刚得一线生机，赵天豪却感气空力尽，是岁月不饶人啊！还是苍天无眼，一股无力充斥全身，顿感命限将至。

身为一流高手的雷问天籍着气机交感，自是感到对手气势的变化，趁机改刀横劈，在众人惊呼声中劈飞了，赵天豪十多年不曾离手中银剑‘玄解’，连消带打利刀直削向赵天豪颈间。

杀招临身，仿佛回光返照，赵天豪忆起昔往，忆起了当年生死相交的一干兄弟，最后更忆起了曾被自己逗玩小女孩，“不行，为了萍儿，死也要拉这狂徒陪葬。”

拼上最后一口气捏指作剑，赌上全身力气使出最后一招‘星殒日落’与敌拼个两败俱伤，一道深红剑气自指间射出！

如此近距离下，雷问天根本没法躲闪，被剑气洞穿小腹，他生性凶狂：“老匹夫，你黔驴技穷。”强忍痛处刀势不变，仍直取赵天豪首及，赵天豪已然力尽没计可设，正欲闭目待死。

就在这时候一道金黄色剑气疾射而来，不偏不倚正中利刀，猛烈剑气夹带着强悍劲力，将雷问天必杀之招撞得溃不成军。

一边心急如火的吴天心也趁此机会飞身抢入战场，带走赵天豪，一众镖师忙用人墙将其层层护住，再想追杀已是无望。

见得手的猎物走脱，雷问天满腔怒火加上身上的伤痛越来加狂乱，转身寻找发招之人：“九阳神剑，是那个不长眼牛鼻子多管闲事。”鹰目四视遍寻不到任何道士的踪迹，却见先前那名破烂少年手握剑指，神情慌张地望着自己。

雷问天呵呵一笑：“‘九阳神剑’！道门十大镇教神功之一‘九阳神功’中五绝之一，小子，老子看走错眼了。”

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无不震惊，‘九阳神功’乃道门的十大镇教神功之一，威力惊世骇俗，练到顶峰之境无敌于天下，多少道门侠士曾以此神功威震武林。

而且大多数习之都是道门顶层领导人方能习得神功，眼前此子能习有‘九阳神功’即意味着他是道门那高层入室弟子，即下届道门领导层别的人物。

或许以眼前此子九阳功力还没未至顶峰，并不是什么可怕对手，但让人真正忌旦的是他背后道门势力。

儒道释三教虽致力朝堂，无心江湖。可三教势力之大之强，却不是江湖上哪个帮派能比。

三教有信仰，在信仰力的驱动下三教历害千载不衰，门人精英层出不穷遍布天下。不似江湖中些帮派，纵是强盛一时，却乃个人威望所致，身后几代便消亡。

加之三教里有各自统一的体系，每代奇材异士辈出，著书立作，创下无数经典绝学也能广为流传，薪火相传。更不似江湖帮派藏私不传，墨守成规，诸多武功为此失传。

千年的传承，三教势力一度达到巅峰，甚至左右朝代更替，为此昔年有着无敌于天下，一人破千军，打得辽国找不到北等神话般战绩的后周柴世宗，进行了三武灭佛，打压三教势力，一度让其重创。

然而天妒英才，一代英主柴世宗不幸染病身亡，他刚死残余三教势力就支持赵匡胤‘黄袍加身’取而代之，足见瘦死的骆驼，依然比马大。

因此赵匡胤虽当上了皇帝，也要对三教势力忌旦三分，加之要依赖三教助其稳固江山，不得已下立下让后世诽论的‘刑不上士大夫’之训。

连朝庭都让三教三分，江湖那个敢惹？就好比三十多年前江湖声名显刻的魔教，得罪了释教，被佛门有着怒目金刚的释杀大师带队团灭了，连教主都被人杀了。此后，江湖中遇着三教的人无人礼让三分，生怕招代不周，谁敢惹？

当下雷问天却是理智尽失挥刀怒劈赵恨天，全然忘记后果的严重性，此刻在他心里只有杀掉这个阻手阻脚的臭小子。

生性善良的赵恨天看到赵天豪命危，情不自禁下便出手相救，不想竟惹来杀机，没见世面的他慌得手忙脚乱：“君子动口不动手，有话好好说嘛。”十指却是乱指，七八道凌厉剑气疾射而出，如蝗般射向雷问天。

雷问天变招旋刀护身，只听‘当当’一阵乱响，八道剑气悉数挡下，他也不好受，双手被震得发麻，连成名兵器也被磕出七八个缺口来。

“臭小子，我宰了你！‘一任天风蔽月明’。”雷问天怒怒怒……怒啊，怒得一发不可收拾，只见他怒喝着刀招名称，虚空劈出数夺目狐芒刀气，奔袭向赵恨天，脚踏奇步人竟如鬼魅般闪到赵恨天左边，一刀直削向赵恨天的脑袋。

如此诡变的刀招看得在众人无不心惊，赵恨天也被吓得不如是何好，忙然地看着逼命杀招临近，不知要挡前面，还是挡左面。

赵天豪不忍这个救恩人惨死，强提一口气怒道：“雷狂徒往手，你杀了他，你也必死无疑。”而雷问天此刻哪听得下，不劈死此人，势不罢休。

命悬一线，赵恨天脑海中闪淫道教过的一式，双手寻思出招，赤红的烈焰自手上燃起，前推画圆，身前化出块圆形火墙，形太极之状。

正是九阳五绝中‘阴阳大挪移’，此招精奥玄奇，能吸纳对方掌劲真气，转化消融，更有四两拔千斤之效，刀气撞入火墙中，瞬间消无影无踪。

赵恨天依记忆所示运劲推挪，太极火圈面对雷问天，吸纳的刀气如蝗射出，借敌之招杀敌，着实玄奥无奇啊。

面对扑面而来自己的刀招，雷问天却作出惊人做法，任由刀气劈身，体无完肤，却然挺招杀向赵恨天。

“啊，不要逼我。”危险依然不去，赵恨天无奈大吼，凝聚全身功力狂暴的九阳真气如潮爆发，炽热火气充斥全场，内外温差骤变，两边压强剧变，巨大压力下荼馆木板做的窗户无法承认，纷纷爆碎，小小年纪竟有如此修为，惊得在场之人无法相信。

赵恨天捏手作刀，烈焰虚空烈凝成一把火焰巨刀，一式九阳五绝中‘八阳刀’里‘惊虹乍现’逗头劈下，后发先至劈在雷问天肩膀上。

只闻一阵骨碎之声作响，雷问天半边上身骨架已碎，炽烈九阳真气侵入体内，焚其五脏六腑，蒸其全身血稀，性命已丢大半。

但雷问天生命之力出乎想象，受此重招只是冷笑一声，一只血手紧抓着赵恨天手不放，一刀捅向赵恨天小腹，用着恶鬼般声音：“抓到你，逃不了。”

“放开我啊！……”赵恨天见他满脸鲜血犹如恶鬼，竟被吓呆了，浑然不觉夺命刀招。

也命终使然，赵恨天命不该绝，就在此时，一道凌利剑光射入，击在长刀之上，巨大力量竟将雷问天撞飞出丈外，翻滚几下就动不得，从内到外九阳烈焰转眼将其烧成焦炭。

赵恨天回过神来看着眼前那堆焦炭，他杀人了，好难受啊！刚刚好好一个活人，此刻竟成一堆焦炭，连他妈都认不出是谁。

他虽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好惨忍啊！好恶心……好可怕……日后自己北上寻父，还要杀多少人啊？忽然坚定的心竟开始动摇了……

“少侠，你没事吧。”

一把虚弱的声音在这时传来，赵恨天循声望去，赵天豪强撑身子过来拾回银剑‘玄解’，想来刚才救命之剑是他所为了，心里万分感激，作礼道：“谢谢，赵总镖头救命之恩。”

赵天豪连忙将扶着，不让其行礼：“少侠言重了，昔才是少侠救了老夫这条残命，又帮萍儿报了血海深仇，此份大恩，我们报答还不及，岂能受少侠此礼呢？”

“就是啊！妾在这里代萍儿一家谢过少侠了。”夫唱妇随，吴天心也走上前来，对赵恨天就是下跪嗑头，在古代男尊女卑，这下跪感恩之事，夫妇同场时，多数由女子代劳。

面对一个年长者向自己下跪，赵恨天哪里接受，忙将其扶起：“夫人，别这样，你会拆我寿的……”

“咳……咳……”望着慌忙的赵恨天，正要上前劝说他接受这一礼，却感五内剧痛，眼前一黑……

“总镖头（父亲）……”

在一众惊叫声中，赵恨天飞身上前将扶住，一探其息，虚弱异常，想必刚才一战伤及腑脏，忙将其盘脚坐落，输气救治。

逍遥子虽然为人可恶，作师傅却是尽职尽责，诸多学武常识经验，对赵恨天毫不保留，让他小小年纪已懂很多武学知识，练功，回气，运气，疗伤更是重中之重。

九阳真气霸道无比，看似并不适于用于疗伤，事实上却非如此，太阳是万物生命之始由，泽润苍生万物，所以像征太阳的‘九阳神功’也有柔各疗伤功法。

寻常内伤基本是手到病除，奈何赵恨天初出茅庐，只懂理论，缺乏实践，只识一味地强行灌注真气，游走全身徒费力气，幸得赵天豪受九阳真气所激清醒过来。

“少侠，切勿乱行，由老夫引导吧。”赵天豪强打起精神，细心引导九阳真气修复内脏，一翻长久运功调息后，终无大碍。

赵恨天累得大气长喘地收功而起，只感全身一股无力，看来真气疗伤这玩儿真不是好上手的。

“少侠年纪轻轻已有如此内功修为，着实让老夫汗颜。”赵天豪也跟着站起来，向其道谢。

赵恨天正想回话，另一边赵燕龄大声尖叫：“爹爹、娘亲，你们快过来看下，萍姐姐发疯了。”

众人大惊，忙赶过去察看，司马萍在赵天豪与雷问天动手过招那时，就被吴天心抢下，着女儿将其安置荼馆后面房间中。

当大家赶到时，只见司马萍身披上一件外衣，正追着几名男镖师而出，几名男镖师们对她瘟神般走避不及，她却放声娇笑：“别走啊！我要男人！我要男人，我好痒……”

声音嗲声嗲气，无比淫荡，舞手弄足间，宽大领襟内春光暴露，可见其内在是真空，雪白乳肉大半裸于空中，是男人都被她媚态弄得欲火焚身，奈何她乃镖局二当家遗独女，一众男镖师欲火烧再历害，也不敢，不愿上她……

赵燕龄从房里追出，看到追逐男人的义姐，满眶泪水，一把上前将其抱住，哭着对赶过来的父母说道：“爹爹，快过来看下，萍姐她怎么了？”

“媚肉之香……”赵天豪上前一看，已明白是何由缘，面色一阵惨白：“先将她送回房再说。”说完着其妻女合力将司马萍架回房中。

赵恨天心地善良，心道等下或许要输气救人，这里赵天豪已重伤之躯，吴天心母女乃女流，合该自己出力，也跟了进房中。

房内正合力司马萍按在床上的赵氏夫妇看到他走进来，一阵愕然：“少侠，为何跟进来了？”

赵恨天解说：“赵总镖头，我年少力盛，可以帮输气疗伤的。”

赵天豪想了一会，说道：“少侠，请你答应老夫一件事，老夫知是唐突，但事后却不会牵连少侠，为你带来不便的。”

赵恨天想也不想：“娘亲在家常教导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更要做锄强扶弱的大侠，只要我力所能及都会帮忙的。”

赵天豪有点为难说道：“事情很简单，就是等会，萍儿无论对少侠做出何事，都请少侠务必不要伤害她，只需率性而为。”

“什么？”赵恨天并不什么都不懂男孩，在半月前已经告别处男了，看到司马萍发浪地叫着：“我要男人！我要男人！”已明白七八成原因了。

“我们走吧！”

“夫君，这样不好吧！”

在赵恨天发愕时，赵天豪已拉着妻子与女儿出房去，随手更把由外紧紧锁上。

听着锁门声，赵恨天没来由一阵害怕：“赵总镖头，我怕……”他的大声叫唤得不到回应，反却引后面司马萍的注意，一边扯掉外衣，一边向他扑来。

“姑娘……这样不好的，无媒苟合，于礼不合。”赵恨天看着她赤身裸地向自己扑，慌得结巴巴。

司马萍一个扑身将他压身下，跨坐在他腰间，在春药力加持下，发起狠来的力度巨大无比，连赵恨天一时挣扎不脱。

“姑娘，这是你自己要做的别怪我啊！”看着司马萍瓜子俏脸，顿感她长非常美丽，腮若春桃，目如晨星，是难得一见的美女，当下竟舍不得将其推开，任其胡来。

占得上位后，司马萍双手撕扯般将赵恨天身上衣服脱掉，如她一般浑身赤裸，别看赵恨天有些文弱的样子，肌肉在达道教异术下异常发达，运力间爆发出惊人男性魅力。

“司马姑娘，不要这样啊！……唔……”赵恨天还没来得及抗议，就被她强吻，当然，这更是他心中想要的，如此艳福，别人想都想不来，遇到这么热情的美丽女子，换成是谁也会感到不知所措，司马萍的舌头灵活地撬开了他的唇齿，进入他的口腔，用她那柔滑湿润的丁香小舌挑逗起来。

司马萍闻到他那男性气味，阵阵迷醉，欲火烧得更旺，小手快速伸向赵恨天跨间，抓着了一根雄壮巨大无比散发阵阵赤热的肉棒，抬起头娇哼：“好么大……”

司马萍呆了片刻，扶起那雄伟肉棒对准小穴，赤热的龟头一抵在她娇嫩的阴唇上，一咬银牙猛地狠狠一坐下，硕大龟头撑开那闭合阴唇，顺着爱液作用直插她体内深处，整根肉棒全根吞没。

赵恨天只感进入了一个温暖柔软且极度狭窄的地方，层层稚嫩的软肉不断融动摩擦着肉棒，龟头更是顶一团嫩肉上被一小嘴温柔地吸吮着，阵阵酸麻感觉直涌上来，极烈的快感让他几乎要窒息了般！